



大學說附錄

四十三
十七

服部文庫
117
216





大學說附錄

○附錄第二

佛法東漸也久矣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
道教未嘗踰洋而東是以知者鮮矣二教
之源流者隋書經籍志言之詳也而隋書
世上多在且文多故不錄于茲馬氏經籍
攻中得一二他若宋太史序乃二家本支

邊道壹識

緣襲得失之辨最為洞究足補隋志所未
備故錄之以示幼童云

馬氏經籍攷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
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
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
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為而已而畧及煉養之事
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
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

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
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
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
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為之說畧
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
過而問焉然俱欲冒以老氏為之宗主而行其
教蓋嘗即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為
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

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是則足以致亂蓋得
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
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
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為非由林獨善之士以此
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
教之說蓋鄙淺之言蓋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
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為世患
蠹未為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

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藥大李少君子吉張
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拂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
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思呂用之之徒遂以
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杜史五千言曷嘗有異
乎參翕遠而愈失其真矣

宋太史護教編叙曰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
出現于世自從鹿野苑中直至於跋提河演說
若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鈍利分為頓漸無小

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般若海既滅度後其弟子阿
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爲修多羅藏而
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
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毘盧遮那前親受瑜珈
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
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
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
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

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毘居之法魏嘉平初曇柯
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繼
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
四分律遂大行是爲行事防非止惡之宗薩埵
以瑜珈授龍猛授龍智授金剛智唐闍兀
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氣人
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珈微妙
秘密之宗唐貞觀二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

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歸授慈
恩窺其基乃緬維舊說廣制疏論是為三乘法
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比丘惠聞因讀中觀論
悟旨遂遙禮龍勝為師閑空假中三觀正觀法
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顛顛
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朗
授湛然是為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
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

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呈奉宗
密繼之而其化廣被四方是為一念圓融具德
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盛行于今者唯
天台慈恩賢首而已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世
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達摩悲
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間乃弘教外別傳之旨不
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璨璨
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能而

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闕
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海
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
策厲學徒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為瀉山大
圓禪師靈祐祐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
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為瀉仰之宗思傳希
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為道悟悟傳崇信信
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真大師文偃偃

之氣宇如玉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
是為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偃之同門友也其傳
為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
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為法眼之宗
遷之旁出為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
訣三種派漏傳雲晟々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
々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振是為曹洞
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人高句驪仰山三傳

至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遂亡弗繼雲門曹洞
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盪無際
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禪者也嗚
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修行蓋不出於六
度等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衆生根有不齊故
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奈何後世各建門戶
互相矛盾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教泥乎
名相籍々紛々莫克有定是果何爲者邪此則

教禪異塗猶可說也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
與達摩同學禪觀達摩則遠契真宗勝多所見
一差遂分爲有相無相定慧戒行無得寂靜六
門非達摩闢之安能至今廓如也慧能與神秀
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別爲漸宗荆
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於能者也
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去弗
返而其末流若文珠明教慈受輩何以議爲自

教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
則又分五教麤妙冬見漸圓互指終不能歸之
一致可勝嘆哉此雖通名爲教各自立宗猶可
說也自夫本教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爲宗
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
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
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
指矣四明法智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

同祖天台同學心觀真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
既已牴牾之甚雲川仁岳以禮之弟子又操戈
入室略不相容諫書辨謗之作逮今猶使人凜
然也其他尚可以一二數哉雖然適長安者南
北異塗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
學者慎夫所趨而已比丘永壽嘗以閩僧一源
所著護教編示予自大迦葉至于近代諸師皆
有傳贊文辭簡古誠奇作也壽獨惜其不著教

禪兼傳同異之詳請予爲記以補其闕略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

晁公武曰序九流者以謂皆出於先王之官各有所長及失其傳故各有弊非道不然持學者之過也故並錄之又有鑿卜擗執亦先王之所不廢故附於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鑿卜技執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昔劉歆旣錄神儒之書而王儉又錄釋氏今其亦循之

者何哉自漢以後九流浸微隋唐之間又尚辭章不復聞義理之實雖有宿儒老學亦不知何等爲其術也況其次者哉百家壅底正塗之弊雖息而神僊服食之說盛釋氏因果之教興雜然與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爲其誤者鮮矣則爲患又甚於漢蓋彼八家皆有補於時而二教皆無意於世也八家本出於聖人有補於時持學者失之而莊老

猶足以亡晉申商猶足以滅秦况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故存之以為世戒云

馬端臨曰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清淨清淨無為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寂滅蓋清淨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淨無為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

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經反從而依倣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彌甚者蓋瞿曇設教最久囑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為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

窺若老氏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
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
說於是就佛經脚跟竊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
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襲老之精微
泝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粗淺沿而下
之其說愈粗淺矣

捫虱新話云世傳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
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

公曰豈無又有過孔子上者公曰誰文定曰江
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岩頭丹霞雲門
是也公暫聞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
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
服其後說與張天覺夫覺撫几歎賞曰達人之
論也

林間錄曰祁公與文定致政居雒陽祁公勁正
每笑安道佞佛有朱養事以鑿游二老間祁公

呼朱切脉朱辭以看楞嚴久之乃至祁公責之
曰聖人微言無出孔孟何楞嚴爲朱曰以某觀
之此經似過孔孟矣公取閱大驚曰世間何從
有此云云

斯雖戲言世之儒流茅靡于禪家吾道之不
振可推而識也

謝肇淛曰佛教吾儒之所闢然有不必闢者戒
殺是也但佛家戒殺爲輪迴計吾之戒殺則不

忍其死於非命而已至於牛則有功於人甚大
殺之與殺良將何異三代之際天子無故不殺
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戒殺
之說非始釋氏也今之羊豕無故而殺者多矣
至於牛以天子之所禁而庶人日殺之可乎力
未能盡去其甚者可矣古人之戒殺仁也釋
氏之戒殺懼也今人之戒殺懼也已不殺而食
人之殺者又可笑也又曰地獄之說所以警愚

民也今縉紳士君子亦談之矣然談之者多而
知避之者何少也國家設律原以防民今四夫
盜一環以上吏執而問之貪官苞苴千萬捆載
以歸而人不問也故懼法者皆愚民而犯法者
皆君子也但不知陰中之法亦如陽間漏網吞
舟否耳

仁人之言也殊為警醒應以三復而恭禮焉
又曰屠儀部隆苦談前生之說一日集余吳山

署中與黃白仲辨論往復遂至夜分然二君皆
非真有見解者不過死生念重懼來生之墮落
姑妄言以欺人耳然惑之既久遂至自欺矣其
前生既不能記憶後生又不可預期姑就今生
百年之中能脩得到無人非無鬼責地位亦足
矣二君定識既淺豈根甚重一切負嗔邪謬妄
語等禁彼皆犯之今生已不勝罪過矣何論前
後世哉

又曰嘗愛趙子昂有題圓澤三生公案詩云川
上清風非有着松間明月本無塵不知一子緣
何事苦戀前身與後身此千古以來第一議論
也惜不為屠黃二君誦之

又曰死每七日則備一祭謂之過七至四十九
日而止或有延僧道作道場功德者摺紳禮法
之家不爾也死後朝夕上食至百日而止云々
相沿以久不知其故

過七之祭不知何據據無貴無賤皆緣之風俗
之移也猶毛未嘗疑之而今得之斯老世人
苟不賴正路却爲此鹵莽信可憾哉

又曰古今奉佛之主莫甚於梁武帝唐懿宗奉
道之主莫甚於唐武宗宋徽宗求仙之主莫甚
於秦始皇漢武帝然大則破國喪身小亦虛耗
海內惟崇儒重道之主安富尊榮四海父安而
世之人君往々不以彼易此何也噫無論人君

解士君子讀六經傳注以取科第而其後也不
有非毀先儒棲心釋老者乎皆本不祥反古不
智是名教之罪人也

大學說附錄畢

